

高立宪 著

断香消

五

花城出版社





高立宪 著

断香消

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消香断/高立宪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0. 6
ISBN 7-5360-3273-0

I. 红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8822 号

红 消 香 断

高立宪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625 印张 1 插页 310,000 字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3273-0

I. 2725 定价: 19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根据发生在作者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。是一部描写三位追求真善美的青年女子恋爱故事和人生历程的小说。

姐姐骆雁天生丽质，热爱生活，婚礼前夕惨遭暗恋者的杀害。妹妹骆樱天资聪敏，理想至上，与男友分手后自杀。骆樱死后，同事陈燕成为她双亲的干女儿。陈燕单纯正直，经历早恋的伤害，冲破一个茧蛹又被另一茧蛹束缚，历尽煎熬而步向成熟。

全书悲剧贯穿，却是一首真爱的颂歌。时空纵横穿插，从大西北到南方特区，叙述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之毁灭和再生；一个特区企业在逆境中的浮沉，展现了一系列真善美的心灵，揭露了当今部分知识青年敏感脆弱、空虚迷惘、追逐金钱的心态。内容丰富、情节动人，具有启迪性。是一部现实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。

自序

此书为纪念几个曾震撼我灵魂的人而作。

满怀初出茅庐的热情，我想把此书写成一部现实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，让读者能发现它的价值。我以当今社会中一个悲剧家庭和一个特区企业为背景，写了三个追求真善美的青年女子的爱情故事，写了几个青年死于非命，写了人类天性的善良与欲望，人性的扭曲以及纠正。我竭力让亲情友情爱情，以原有的色泽，质朴地流过我的笔尖。

在此，我恳请熟悉我的亲友同事切勿对号入座，或沾沾自喜，或大动肝火，或伤感悔恨，此书不能用作攻击别人或赞美自己的有力证词。但如果有人偏要这样，我也不会阻拦。

在此，我由衷地感谢关怀支持我的各位师友；感谢我远在大西北的亲人，以广博的爱心宽容了我的过失；感激我的爱人，他一边默默地支持我，一边做我最严厉的“批评家”，希望我“十年磨一剑”，不准我闭门造车，要求我写精品杰作。

我相信，本书能捎给读者清新的气息。三年来，我与书中人物共悲欢，共挣扎，有时奄奄一息，任何东西也退不了我的“高烧”。

感谢有耐性读完此书的所有读者！

作者

1999年8月28日于珠海

花谢花飞飞满天，
红消香断有谁怜？

.....

依今葬花人笑痴，
他年葬侬知是谁？

——曹雪芹·《红楼梦》(林黛玉《葬花诗》)

卷 一

生是刹那
死为永恒
在漫长的追忆里
刹那无限地再现
回忆的蹁音，爱的表达
是所有真挚情感中
最美的乐章

——骆樱

第 一 章

绵延几千里的天山，高耸雄伟，美丽富饶，它是一条永不干涸的天河。天山融化的雪水，流向水库，流向水渠，流向渴望她的每一片土地。南北疆辽阔平原的庄稼，就是靠这条天河水奶大的。

坐落在玛纳斯河东岸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某团，完全掩蔽在杨树丛中。在一里之外眺望，仿佛立于平原上的一座苍翠的山岗子。只要走近，高不过杨树的楼房，纵横交错的土路，露天的市场，招牌不甚醒目的小店，和那一幢幢整齐低矮的泥砖宿舍，便会舒展在人们眼前。每幢宿舍住三四户人家，每家都用土墙围一个小院子，种植些瓜果蔬菜等，简朴幽静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1990年7月的一个傍晚，天空没半丝云彩，夕阳如喝醉酒的少女，红着脸躲进了杨树梢间。这时，母亲送骆雁踏出了家门，她们亲热地说着话儿，心情与天色一般晴朗。母女俩十分地相像，但母亲的个头只平女儿的肩膀。骆雁身高一米七〇，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。在团部，像她这样高的少

女并不罕见，但没有谁的容貌比得过她。她遗传了父亲的高个子，母亲的俏丽和外向型性格，是父母最称心的艺术杰作。不错，高挑丰满的身材、圆润的脸庞、黑亮的眼睛、秀气的鼻子、白皙的肌肤，无一不是父母所赐，她确实天生丽质。然而她的出众更在于自身的创造。她认为，如果不修边幅的话，便对不起父母赐给她的姣好的躯体，所以爱把长发盘成一个隆起的高髻，或编成一条粗大的辫子，夏天穿素色的连衣裙，冬季穿暖色的呢绒衣，爱戴白帽子白纱巾，保持高雅飘逸的风姿。她认为，每个人都有表现自我真美的责任，有一副好嗓音就应该唱歌，有一副好身材就应该跳舞。她认为，心术不正，行为粗陋，甚至懒惰成性都会彻底地破坏人的外在美，一个人最好的妆饰品是高尚的品格和学识。因此，她心灵的美丽丝毫不比容貌逊色。

她走路轻捷，带几分舞姿，脚步声悦耳动听，晚风俏皮地把她淡蓝色的裙裾扬起扬落，仿如一只翩翩的蝴蝶。

拐弯时，她看见母亲还站在家门前的榆树下凝望自己，便甜甜地绽开笑靥。她想向母亲挥一挥手，无奈双手都拎着东西。临走时，母亲又让她带上十几只鸡蛋、几串葡萄、一个大甜瓜。她每星期回家一趟，都要从家里“索取”些东西。家，永远是她最向往的温馨地方。

在父母跟前，她宛如快乐的百灵鸟。她的看法通常能获得父母的赞许，父母的观点在她看来也是正确的多，似乎父母把品性及思维方式也遗传给了她。从中学开始，就常有一些冲动的、不爱照镜的小伙子，敢于向她献上赤裸裸的爱慕之心。在父母周期性的教导下，她很注意与他们交往的分寸，擅长把对方端来的爱情之酒酿成友谊之蜜。然而，

爱所带来的虚荣，远远不能与她心底的忧虑相比，她害怕自己的拒绝会伤害对方，更畏惧他们会做出像他们所表达的荒诞行径来，因此，她暗地里可掉了不少眼泪，只因天性开朗，忧烦才像露珠在阳光里渐渐消散。那次雷雨千里迢迢从天津赶来看她，她的芳心差点被打动。她是她在秦皇岛读书时的同学，追了她四年。妈说：雷雨太偏激，且两人相距太远。她送他到乌鲁木齐搭火车，握手道别时眼泪簌簌直掉，惹得周围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是挨棒打的鸳鸯，令可怜的雷雨更为她心碎，忍不住拥她入怀；而她又似一只小鸟挣脱他的怀抱疾飞而去，害得他这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盯着她的背影也涌出咸咸的泪水来。

此刻出现在骆雁脑中的人，并非那些爱慕者们，而是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妹妹骆樱。妹妹大后天到家的消息，像一支兴奋剂注入了她的体内。她甜蜜地想起妹妹近日的来信。“姐，为何准备结婚才告知我你的恋爱？为何不早些让我分享到你的幸福？啊，一想起就气人！待我到家，才不顾你是姐姐的身份，非得扭你的耳朵不可。‘我们是知己姐妹，’忘记你说过的话了？不过，心里还是禁不住地替你高兴。啊，我骄傲的姐姐，到底是谁征服了你，他是否有三头六臂？为何不寄张相片过来……”想着，她的鼻子就发酸。——啊，妹妹，你年纪尚小，学业重要，有许多事我都不忍对你开口啊！

市场旁边的公路上停着几辆汽车，人们惯称这里为“车站”。她上了最后一趟开往石河子的中巴，二十分钟后，又独自下了车，踏上一条偏僻的土路。落日西沉，天空是柔和的淡蓝。越走近学校，她的心情越平静。

她是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。学校坐落在大青沟水库旁边、绿树掩映的小村庄里，没有校门，四五米宽的土路直通校园，三排百多米长的灰瓦泥房围成门框形，前面丛草淫生，公共厕所落在草丛间，形状如村民的柴房或猪舍。校园中间的黄泥地，就是学生的活动场所。茂盛的新疆杨，是校园惟一的装饰品，给校园增添生气和恬静。

校长正与几个学生在打篮球。他远远地看见骆雁便停止了这项有益身体的运动，向她走来。

她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昂着头高傲地快步走开了。

二

校长摆着严肃的脸容回到他自个的房中，因夫人调离而独居的房间，很快便充满了他散发的欲望气息。他五十四岁，已经任教三十年，担任校长七年。他认为，他这副硬骨头已饱经风霜，所以绝不会败给骆雁。越难得到的东西越具诱惑力，他对她的恨与爱并驾齐驱地与日俱增，充盈着他的心田。此时，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，膨胀的欲念令他恨不得立即就把这个小女子的衣服脱去，看着她发出哭泣求饶的声音。

校长可不是不会怜香惜玉的冷血动物，骆雁之所以能调来技工学校任职，就是其中一个证据。1986年9月的一天，天色晴朗，美丽的骆雁与同事泛舟于美丽的大青沟水库，往湖里撒鱼饲料。此时，校长恰巧到养殖场联系学生实习事务。她白云般的情影，云雀般的笑声，令初次见到她的校长脑中荡过几句古诗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

子好逮。”她从此成为他工作之余甚至工作之内也苦心研究的对象，寤寐求之，其痴迷程度不亚于某些昆虫学家对昆虫的研究。

校长提出要调骆雁到技校时，她答道：“我喜欢养殖专业，想留在养殖场。”最后，还是内心舍不得她调走的场长劝服了她，说：“小雁，我们也舍不得你走，可我们得替你的前途着想。在技校当老师，工作稳定，不受风吹日晒，总比在养殖场好。你喜欢养殖专业，这很好，可你去学校也是教这个专业啊。教育树人，意义重大。去吧，用心教好学生，到时挑几个好的分回场里，就算你不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了。”

父母的意见与场长相近。那年11月初，骆雁开始到学校任职。当时，校长夫人是学校的党委书记，看见她正正派派的，也很喜欢。他们俩口子常常邀请骆雁到家中作客。校长善于保护自我形象，且夫人在身边俨然警察，所以从不显露内心的欲望。身边常有骆雁美丽的影子出现，耳边常听到她琅琅的说笑声，看着她愉快地品尝他端上的水果，时而与她共享晚餐，还有，他所进行的卖弄的说教，能够换来她一副纯真聆听的恭敬之态，对他来说，已经远远胜过一杯美酒所产生的快乐。在他能够战胜自己的欲念时，啊，他把这一切当成最大的幸福。骆雁得到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工作更加努力，又因能唱会跳，来校三个月不到，就被选为校团委书记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骆雁妇休。校长到石河子办事，邀她同往。办完事后，他带她到一位朋友家中作客。他饮了不少酒，红光满面的。出了朋友家门，在一条狭窄的走廊，他满

脸堆笑地凑近她耳边小声问道：“小雁，你来例假，有没有带纸？”乍听这话，她全身顿起鸡皮，答道：“这不归你当领导的管吧？”随即嗒然奔跑下楼，悲愤如信仰的毁灭。

以后，校长夫人仍常邀她到家中作客，她总以有事推托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骆雁独自在办公室里备课，或许是太认真的缘故，并不知晓校长已偷偷走到她的背后，厚实的右手按着她的肩膀，温和地说：“小雁，你备课很认真噢。”她像弹簧般跳了起来，拨开他的手，绷紧脸，瞪大眼睛，厉声说：“你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长辈，请你以后自重一些！”说完，便跑回房中凄哭，心灵世界正经受着八级地震的威胁。

礼拜六回家，她把此事告知母亲。母亲自然也把校长臭骂了一番，嚷着要她调走。她说：“这个老狐狸，把我调来原来另有目的，我恨死他了！他看起来可有风度修养啦，清风傲骨的，办事认真，和蔼可亲，一点也不俗气，原来全都是装的！妈，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呢？”母亲就高谈社会的复杂性，要她学会辨识好人与坏人，懂得如何保护自己。她说：“如果我调走，他还以为我怕了他。我偏不走，看他能把我怎样！只要我工作做得好，洁身自好，谁又能把我怎样？我长得美，不是我的耻辱，而是我的骄傲，不应该只给我带来烦恼，还应该带给我幸福才对。”但母亲害怕她终有一天会落入虎口，下星期天便到石河子央求秀红七姑替她联系新单位。

一个月后，秀红七姑来电话说：如果骆雁愿做文员，棉毛公司就要她。骆雁对母亲说：“假若去新单位，又碰到另一个校长式的人物，怎么办？是不是我又得走？我喜欢做老

师，喜欢养殖，才不调去做花瓶哪。其他老师都对我很好，既然我认清校长的真面目了，以后多长心眼就行，用不着走。”

然而，骆雁越提防校长，校长越想方设法触动她，要她感觉到他的存在。啊，他喜欢她的所有，她的美貌，她的气质，喜欢看她翘起小嘴巴生气的模样，甚至包括她对他幼稚的责骂！她获得众人的好评，他就专门当众挑她的毛病。同事们评她为先进教师，他就以她过于年轻还要考验为由取消了。她参加全校师生马拉松赛跑，获女子冠军，他没有理由取消她的领奖资格，但发奖品时，明知道她喜欢蓝花毛巾，便有意递给她一条红色的，还露出看似仁慈实则阴险的笑容。她知道这是他有意要挫伤自己，存心要惹自己生气，就偏不生气，偏不把这些当回事。她把那条毛巾当抹布用，随时警戒自己要小心！

1988年夏天，上级领导以校长夫妇共同管理技校不合适为由把校长夫人调离。新来的书记也姓骆，忠直善良，非常赏识骆雁，待她如亲侄女般。从此她有了安全感，工作更加努力。骆书记是敏锐的，很快就发现食堂班长贪污，八角钱一份的饭菜至少贪污了二角，于是把食堂班长炒掉，并严整校风。食堂班长原是校长的远房侄儿，有关如何做假账都是校长亲自教导的。他把这一事件归于骆雁的告密，对她的爱开始加入强烈的恨的成份。

所谓色胆包天，爱的火焰一旦燃烧，熄灭便不那么容易了。夫人调离无疑是校长对骆雁欲念的催化剂。放寒假那天，骆雁因事耽搁了回家时间，师生们纷纷离校了，她还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。看见校长推门而入，她马上变了脸色，

赶紧拿起一摞课本及资料朝另一个门走去。他疾步跑了过来，搂住她，“跑到哪里去？我的宝贝，”那牵动的歪嘴唇凑近她粉色的脸，并胜利地偷得一吻——她手上的东西跌落地上——他的行为，以及那满嘴的烟臭味令她恶心，两滴委屈的泪珠涌出眼眶，她挣脱他的怀抱，随手刮去一个十分响亮的耳光，绷着脸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你原本可以获得我感激和尊敬一辈子的，是你自己放弃了；这半年来，我以为你已存心改过，也打算原谅你。想不到你更加卑鄙！从今后，我对你只有恨和鄙视，滚开！”

这时，校长双手抚摸着脸，两年前所受的那一巴掌仿佛刚刚才印上去的。啊，他太了解骆雁了，知道她太爱面子，会坚守秘密，在公众场合不会对他有失礼貌，所以，他并不绝望，认定她是跳不出他掌心的小女子。可是，当他想到她的婚期越来越近时，不免又有几分沮丧和急躁。

三

骆雁房间充满生机，简朴又整洁。书桌旁的马蹄莲，绿得沁人肺腑；窗台的君子兰、万年青、文竹，生机盎然。她一进门，看见桌上的仙人球开出两朵红花，就赶紧过去闻一闻。花虽不香，但她舒畅。她刚把东西放好，便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

“雁姐！”

她挂着笑容去开门。身材瘦削的黄海明，戴着黑边眼镜猫着腰走了进来。随后是程杰，文绉绉的高个子，睫毛很长，眼睛深陷于眼眶里，像绿森森的树荫下泛着幽光的一汪

深潭。他们是她宿舍的常客，但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客，肚子饿时来找吃的，无聊时来寻乐趣，苦闷时来发牢骚，有开心事更要对骆雁说一说，他们总是随意地往来，仿佛这里是“职工之家”。假若现在并非暑假期间，只有五个老师留校承担两个培训班的课程，这里所说的“他们”，是指学校里六个青年男教师。

“我刚进门，你们就知道了？”

“馋猫的嗅觉最灵敏，知道吗？有吃的没有？肚子好饿噢，”黄海明说。

明明看见桌上的葡萄甜瓜，还装模作样！”

他们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开始摘葡萄掷入口中。

“还没有洗！”

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”

“你们呀，这么大还像小孩！”骆雁说完，随即把葡萄拿到外面洗净，然后又切甜瓜。

“还是干妈记挂我们这些干儿子，托你带这么多东西来，”黄海明油嘴滑舌地说。

“要是我妈知道她给我的东西都喂了猫，以后肯定不会给我了，”骆雁笑道。

“你妈真好，”程杰沉郁地说。

“这话说得好，我妈是天下母亲的楷模。哎，程杰，这星期你又不回家？”

“回去看他们吵架？饶了我吧，省点钱买啤酒喝更好。”

“你爸妈虽然合不来，但我想他们还是很爱你的。”

“哼！他们疼我？当我的面还大吵大闹哪。”

“程杰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为何现在还想不通？”吵架是